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曝書亭集卷三十一至三十三

詳校官庶吉士臣汪彦博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討臣盧遂

謄録監生臣趙立楷

曝書亭集卷三十一

翰林院檢討朱彛尊撰

書一

與李武曾論文書

僕自季夏與武曾别册行無事每誦武曾送行之文雖未即方駕乎古人其於今之爲古文辭者固已不侔矣日月逾邁易夏而冬知武曾近所造就當有十倍曩昔

者然僕竊感古之君子往往以離羣索居為過蓋切劘者寡則怠心乘之又恐武曾以僕之去復置古文於不講也故輒陳近日所得冀武曾垂聽焉僕之將游大同也筮之得明夷之既濟文曰箕子之明夷利貞私念昔之聖賢文明柔順蒙難而克正其志以之用晦而明天殆欲嗇我遇以昌我文未可知也既至大同閉戶兩月深原古作者所由得與今之所由失嘿然以疑憬然以悔然後知進學之必有本而文章不離乎經術也西京

之文惟董仲舒劉向經術最純故其文最爾雅彼揚雄之徒品行自詭於聖人務掇竒字以自矜尚安知所謂文哉魏晉以降學者不本經術惟浮夸是務文運之厄數百年頼昌黎韓氏始倡聖賢之學而歐陽氏王氏曾氏繼之二劉氏三蘇氏羽翼之莫不原本經術故能横絶一世蓋文章之壊至唐始反其正至宋而始醇宋人之文亦猶唐人之詩學者舍是不能得師也北宋之文惟蘇明允襍出乎縱横之説故其文在諸家中為最下

南宋之文惟朱元晦以窮理盡性之學出之故其大在諸家中最醇學者於此可以得其槩矣以武曾之才正不必博搜元和以前之文但取有宋諸家合以元之郝氏經虞氏集揭氏傒斯戴氏表元陳氏旅吳氏師道黄氏溍吳氏萊明之寧海方氏孝孺餘姚王氏守仁晉江王氏慎中武進唐氏順之崑山歸氏有光諸家之文游泳而紬繹之而又稽之六經以正其源考之史以正其事本之性命之理俾不惑於百家二氏之說以正其學

如是而文猶不工有是理哉惟怠心乘之役於妻子衣食而輟置不講則其害有不可言者然吾黨處貧賤不堪之境尤當以艱貞自厲不可自夷其明此箕子所以處明夷之道也武曾聞之以為然邪否邪相去四千里信問實難人旋之日幸賜報命并示近製以補區區之不及幸甚幸甚

與查韜荒弟書

與韜荒別六月矣前行至長洲時曾寓書左右以古文

辭相勗不審別後進德修業能直詣古人堂奧否文章之難古今不數僕頻年以來馳驅道途幸不後君子之教然自商丘侯朝宗南昌王于一二子之外其合於作者葢寡二子又未盡其蘊以死僕誠痛之比來京師五方之人操翰管而高視者何啻百計求其若二子者已不多得況夫與古人方駕者哉既又自念天之所以與我者未嘗有靳已則自棄而厚望於人非大惑歟由是日取六經諸史及唐宋元明諸家之文讀之惘然若有

所遺亡而恍乎其有得也雖未敢遽附乎作者其於二
子之文蓋或庶幾焉及之所可憾者與韜荒相去四千
里無從討論得失不知是非果有當於作者否也記曰
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
聞今韜荒方在壯年又樂於取友吾黨之士可語者不
乏相觀而善以底於成則惟韜荒是頼夫天之生才非
必千里一賢百里一士碁布而星羅之蓋嘗聚於一境
之内孔門四科速者惟言子一人其餘類皆齊魯宋衛

之士而廬陵南豐臨川近在數百里之内至眉山蘇氏乃萃於一門䎸荒在吾黨試與二三子相勉無倦士貴立志志既立而業不成未之聞也然後各出其言務勿戾於聖賢而有裨世教使吾黨之文振起一境之内豈不盛哉其言之不怍恃䎸荒之助我也

與高念祖論詩書

京師苦寒念祖無恙伏承手教再四諄諄以詩律下問念祖年齊於僕而謙以自牧若此又處客途窮乏之時

飢寒奔走無一足以動其心惟風雅之是務是豈當世之士所能𡛬及者故輒陳萬一之得於左右惟高明擇之僕之於詩非有良師執友為之指誨也蓋嘗反覆求之其始若瞽之無相倀倀乎墜於淵谷而不知如是者十年不敢自逸然後古人若引我於周行而作者之意庶幾其遇之矣書曰詩言志記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古之君子其歡愉悲憤之思感於中發之為詩今所存三百五篇有美有刺皆詩之不可已者也夫惟出於不

可已故好色而不淫怨誹而不亂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後之君子誦之世治之汙隆政事之得失皆可考見故不學者比之牆面學者斯授之以政使於四方蓋詩之為教如此魏晉而下指詩為緣情之作專以綺靡為事一出乎閨房兒女子之思而無恭儉好禮廉靜疏達之遺惡在其為詩也唐之世二百年詩稱極盛然其間作者類多長於賦景而畧於言志其狀草木鳥獸甚工顧於事父事君之際或闕焉不講惟杜子美之詩

其出之也有本無一不關乎綱常倫紀之目而寫時狀景之妙自有不期工而工者然則善學詩者舍子美其誰師也歟明詩之盛無過正德而李獻吉鄭繼之二子深得子美之旨論者或詆其時非天寶事異唐代而强效子美之憂時嗟乎武宗之時何時哉使二子安於耽樂而不知憂患則其詩雖不作可也今世之為詩者或漫無所感於中惟用之往來酬酢之際僕嘗病之以為有賦而無比興有頌而無風雅其長篇排律聲愈高而

曲愈下辭未終而意已盡四始六義闕焉而猶謂之詩此則僕之所不識也而念祖以未能工此為慮是何足道哉比得念祖所為述祖德詩諷詠數過深有合乎古人恭儉好禮廉靜疏達之義此非有本者不能為也而又謙以自牧無一足以動其心其進於古也不難耳僕自至大同未嘗為詩辱索新詩無以報命謹録褉文六首冀念祖教其不及幸甚幸甚廣平之行何日與念祖同舟而來中忽相失不禁悵悵也

報李天生書

辱惠書以古文辭相勗足下負高世之才所為歌詩皆必傳之業而手教諄摯抑何其自處之恭而稱許之過也文章之本期於載道而已道無不同則文亦何殊之有足下乃云南北分鑣各行其志豈非以于鱗為北而道思應德熙甫數子為南乎僕少時為文好規倣古人字句頗類于鱗之體既而大悔以為文章之作期盡我所欲言而已我言之不工必取古人之字句始可無憾

則字句工拙古人任之我何預焉乃深有望乎韓歐陽曾氏之文不自知其近於道思應德熙甫數子也足下學博而才富英敏果銳之氣直欲軼秦漢而上之視僕之所爲出唐宋之下宜其分鑣疾馳去之惟恐不速若僕之所期於足下則不惟不以唐宋之文强足下以所不爲亦且不以秦漢之文爲足下勸勉蓋足下之所尚者文而僕之所期於足下者載道之謂也孔子曰辭達而已矣禮曰辭苟足以達義之至也詩曰人之好我示

我周行夫適萬里者必於周行始之有人焉以為周行人所共由不若轉而之層崖峻嶺雖極於嵩華恒岱之巔我未見其能達也已文之不能載道何以異此僕之深邦夫韓歐陽曾氏之文者以其折衷六藝多近道之言非謂其文之過於秦漢也足下試取古人而神明之勿規倣其字句抗言持論期大裨於世道人心而不為虛發將足下所謂分者未始不合也道一而已何南北之殊塗哉慺慺之誠忘其愚蒙而辨説於左右冀足下

亮之而已

與顧寧人書

太原客館兩辱賜書贈以長律二百言久未得報去夏過代州遇蕭山天生道足下盛稱僕古文辭謂出朝宗于一之上僕之於文譬猶秋蟬候蛩僅能遠去穢滓以自鳴其風露焉爾夫人所尚不同則文亦異焉足下謂僕之文異乎二子可也而豈遂過之與亟欲就見足下自訟其短既至京師而足下已去見所撰詩本音謂三百篇

無叶韻自僕思之聖人復起豈有易於足下之所云乎繼見足下與武子書論苓字音義之謟證以簡兮采苓之詩且廣引定之方中盧令車鄰諸篇凡零令等字悉當讀若鄰足下之用心可謂勤矣然僕竊有疑焉采苓之詩曰采苓采苓首陽之顛釋者謂苓藞也今甘草是也而枚乘曰蔓草芳苓李善注文選以為苓古蓮字僕因是悟向者箋釋之誤蓋苓之為蓮猶夫茄之為荷爾蓮水花也而采於山巔五沃之土産蓮而首陽至瘠之

地正以喻人言之不足信也而鄭氏以為首陽山之上信有苓矣豈不謬哉揚雄之頌趙充國也曰明靈維宣戎有先零而漢書金城有令居郡則零令等字古之人類讀若憐而非鄰矣夫鄰之與憐其音雖通然亦不可不辨閣足下將攜是書刻之淮上故以是聞於左右僕之言本無足採足下試因其言而詳繹焉亦未必無小補也

報汪茗文戶部書

彛尊不敛言行不足取重鄉里北來京師平生交游惡其姓名之賤至有患難相援懿親相目者登其堂或避匿不出而執事無一言之介揖諸坐客之右有請必見規我以道德繩我以文章此昔人所謂知已也遂忘其勢分之隔而遽以所生之墓銘爲請執事不拒纚纚數百言述先人之行義甚備且以予厚永叔二子爲喻彛尊受而讀之始而慚既以感泣然不知涕淚之被面也古之葬者書賵於方書遣於策後乃納之以銘銘之作

必其文辭之工卓然可傳於後庶足遺其子孫而信之百世近代不然往往就爵位相次者列其名以為榮不復計辭之工否故公孤之葬不乞銘於卿大夫卿大夫之葬不乞銘於士則夫士之不得志以殁欲求卿大夫一言以誌其墓抑又難矣往先曾祖賜葬日其神道碑例當請之宰輔是時閹寺擅政正人皆已去國在位者率非其人由是神道之碑闕焉至先大父卒亦未克表其墓自執事銘及先人而上及於先曾祖先大父幽潛

之德廉慎之節皆於執事之文信之是則執事一援筆
而推賜及於數世向之所謂難者請之執事而遂得焉
信夫道德文章之交其異乎流俗者相萬也辱諭書法
敬聞命矣竊更有請者先母唐家本華亭考諱允恭官
石屏知州生平毅然不惑神鬼佛老之說有君子之守
祖文恪公萬歷十四年賜進士第一人以禮部侍郎掌
翰林院事卒贈尚書予謚匪特朝有正人之目所著家
訓東南巨室以為圭臬其地閥官世例得書顧執事略

馬顧得附書之不勝幸甚

報周青士書

久不得足下書客自京師郵致一通發函誦之喜溢顏面至及交道之薄抑何言之悲也足下平居急人患難至稱貸益之自僕里居時已有竊笑足下之愚者今坐困若是恒人之情方益誚訕之不置又誰援足下於阨者耶雖然足下其無患孔子曰富而能及人者欲貧而不可得也矧足下昔未嘗富而皇皇以及人為念天雖

欲長貧足下得乎足下但肆力文章勿以貧賤戚戚來教云吾黨數人漂轉四方天自韜荒武留類皆有所遇合而聽聞之謬謂僕以古文辭傾動一時比之不龜手之藥其業則均而洴澼絖封侯有異則僕誠有所未安僕頻年以來馳逐萬里歷遊貴人之幕豈非飢渴害之哉每一念及志已降矣尚得謂身不辱哉昔之翰墨自娛苟非其道義不敢出令則徇人之指為之惟恐不疾夫人境遇不同情性自異乃代人之悲喜而强效其歌

哭其有肖焉否邪古之工於此者莫若陳琳阮瑀工而多者莫若劉穆之然傳於今者特少則以當時雖歎其工而之三人者終未慊於心以為不足傳而棄之者多也至徐幹懷文抱質有箕山之志自出其文為中論傳世最久儒者取焉然則欲文之工未若家居肆志者之獨得矣足下方登古人之壇場而左右之於以裂土封侯蓋無不可若僕者乃所謂洴澼絖焉爾與足下别六年未得歸閒足下困阨不能救私心負疚無已東脩之

入聊分銖兩為卒歲之需傳天自已歸足下試取酒飲之告以鄙言則不特為足下勉之而已

答孫侍郎書

昨酒間以玉劒相示彝尊疑不能決歸而中夜輾轉思古經籍所載未之或聞疑古琰圭之屬因作釋圭一篇以獻先生不罪其妄賜之手敎甚温殆孔子有取狂簡之遺且赧且悚欲嘿而不言慮無以答循誘之臧心故敢復奏記於左右來敎云圭下不應有一孔考鄭康成

注周禮謂以組穿聯六玉溝瑑之中以斂尸賈公彥疏其義則云六玉兩頭皆有孔又於兩孔之間為溝渠於溝之兩畔稍高為眉瑑而圭亦在六玉之中則其有孔不足異也來敎又云元人大朝會陳玉斧於酒海前斧亦殷時物斧可玉則劒亦可玉夫彝尊之致辨非劒者以玉劒之未見於經也若玉斧則記有之矣明堂位曰朱干玉戚注以為戚斧也春秋傳曰鏚鉞秬鬯詩曰干戈戚揚釋者以戚為斧以揚為鉞蓋其大小異名則元

人所陳正記之所云玉戚是已彛尊不學狃於章句六經之所無者不敢遽定其有伏惟先生深思好古當世博物之君子無以踰馬顧更聞玉䥍之義俾小子知所裁劾令釋圭之言貽笑於世斯幸甚矣

與越辰六書

七發廣陵之曲江即浙江曲與折義均也故其詞曰弭節伍子之山通厲胥母之塲注以為胥母胥母之譌也水經注浙江水流兩山之閒江川急濬兼濤水晝夜再

來至二月八月最高潮水之前揚波者伍子胥後重水者大夫種是以枚乘曰海水上潮江水逆流似神而非於是處焉其詮釋最確曾鞏序鑑湖圖有所謂廣陵斗門者在今山陰縣西六十里去浙江不遠而錢塘郭外有廣陵侯廟迄今猶存至若江都之更名廣陵在元狩三年時乘已卒不應先見之於文是七發之廣陵非江都也明矣又元至正元年省試羅剎江賦試者三千人獨錢惟善以錢塘江為曲江遂聞於時號曲江居士載

記歷歷可證顧世人以廣陵二字遂誣曲江在揚州指城東小水以實之可笑也比見足下榜門書廣陵濤字流俗相沿無足怪特不宜誤自足下故以奉聞惟垂察

與魏善伯書

叔子至述足下甚賞鄙文貽以刻集為僕序集唐詞褒譽太過不敢當僕延跂足下久意得把手揚州不謂泝江徑返然古人相知有交深謀面之前者不在合并之速也方今作者寥寥可數足下弟昆父子各出其文相

雄長盛矣而足下才多無所不有雖然名之所指毀易
歸焉故立言尤不可不慎伏讀集中正韻竊取一卷僕
不能無規於足下聲韻之書自魏晉已有之李登之聲
類呂靜之韻集是已外此周研張諒段弘王該李槩夏
侯詠等各有成書少者三四卷多至四十餘卷惟沈約
所撰四聲譜見於隋志僅一卷其非全韻可知至唐四
庫書目不載則已亡之唐初奉為章程者陸法言切韻
其後孫愐刊正為唐韻宋陳彭年再修廣韻丁度定集

韻景祐以還行禮部韻畧紹興間毛晃之增韻出廣韻久而漸廢蓋韻凡數更已非法言之舊然分韻二百有六部未之有易也淳祐中平水劉淵始幷爲一百七韻曰壬子新刋禮部韻畧足下所見今世所存特劉氏之韻爾顧目爲沈氏書加以詬詆其毋乃重誣古人矣乎僕以爲韻之失不在分而在合足下怪門存呑恩不應在元韻而文韻内有勤斤殷欣等字謂分之無所分夫自二百六部未合門存歸於魂呑恩歸於痕未嘗在元

韻而勤斤等字則自屬殷部足下試取杜甫詩誦之凡勤斤字寧與真同用無有與文同用者然古人分韻雖嚴通用甚廣如真至仙為部十四皆得相通蓋嚴則於韻之本位豪釐不爽通則臨文不至牽率而乖其性情亂之自劉氏始乃後之人於此取古詩書篇什悉以己意紊之或見而恚遂力詆伏生毛公之非可不可也且韻書之作自李登以下南人蓋寡沈氏書既無存傳者陸氏切韻爾法言家魏郡臨漳同時纂韻八人惟蕭該

家蘭陵其餘或家范陽盧思道或家狄道辛德源或家河東薛道衡或家頓丘李若或家臨沂顏之推及沛劉臻類北方之學者黃公紹失考謂韻書始自江左本是吳音者妄也至正韻成樂韶鳳宋濂諸君子則皆南人矣足下詆北人之書為鴃舌蠻音既不足服其罪意欲力崇正韻而反詬厲南人何哉僕非敢好為排擊也以足下愛我無以報願附諍友之義望足下亟改正孔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寄譚十一兄左羽書

江生自昌平至述十一兄比來頗有不豫之色叩其故則以賢主人好音樂延吳下歌板師所進食單恒倍主客之奉思辭之歸弟以為不足介意也昔者孔子以燔肉不至行穆生以醴酒不設去則以先至後不至先設後不設是謂禮貌衰則去之去之固宜已在易同人之象曰君子以類族辨物蓋物各有族在人類而辨之君子惟自審其分處焉斯無不自得矣不覩夫昏者乎娶

妻而納采儷皮純帛可也至于買妾有費百金者若欲
落營妓之籍非千金不可其流愈下其直益高禮固有
以少為貴者且歌板師之教曲在凡未適館以前主人
既置之别館不與共席每食但與凡偕則能類族辨物
矣食單之豐譬諸以魚飼貍以肉餵犬于凡何損焉孟
子有言飲食之人則人賤之凡若引去不知者將以凡
為飲食之人其可哉故特附書左右惟垂聽焉

曝書亭集卷三十一

曝書亭集卷三十二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書二

史館上總裁第一書

彝尊來自田間學無師法一旦入著作之庭備員纂史
受
命以來憢憢惴惴伏念史尚三長而不有其一何以克

副厥任猶幸有閤下總率之可以無恐今開局逾月矣顧未見體例須示竊有所陳造門者再未值歸沐之暇敢奏記於左右歷代之史時事不齊體例因之有異班固書無世家而有后戚傳已不同於司馬氏矣范蔚宗書無表志後人因取司馬彪續漢書志以為志又不同於班氏矣蓋體例本乎時宜不相沿襲故漢之光武唐之孝明宋之真宗皆嘗行封禪之禮作史者不必效史遷而述封禪之書也德星慶雲醴泉甘露器車龍馬嘉

禾瑞麥一角之獸連理之木九莖之芝不絕於世作史者不必效北魏南齊而述符瑞之志也此志之不相沿襲也班史第古今人表上及於皇初歐陽子紀宰相世系下逮於子姓遼之游幸金之交聘他史無同焉者此表之不相沿襲也史記列傳有滑稽日者五代有家人義兒伶官宋有道學他史無之此傳之不相沿襲也至若皇后一也尊之則附於帝紀抑之則冠於臣傳公主一也或為之傳或為之表釋老一也或為之志或為之

傳餘如天文五行或分為二職官氏族或合為一然則史葢因時而變其例矣明三百年事有創見者建文之遜國革除長陵之靖難裕陵之奪門宜何以書躋興獻王於廟存之則為無統去之則沒其實宜何以書志河渠者前史第載通塞利害而已明則必兼漕運言之而又有江防海防禦倭之術宜何以書志刑法者前史第陳律令格式而已明則必兼厰衛詔獄廷杖晰之宜何以書若夫志地理則安南之郡縣朶顏之三衛嘗入圖

服旋復棄之又藩封之建置衛所之參錯宜何以書至於土司之承襲順者有勤王之舉反側者興征討之師入之地志則不能詳其事入之官制則不能著其人宜何以書凡此皆體例之當先定者也又魏定黔成英臨淮諸國衍聖一公咸與明相終始則世家不可不立惟是張道陵之後靦顏受世祿奉朝請於義何居然竟置不録難乎免於闕漏宜何以書此亦體例之宜審量者也蓋作史者必先定其例發其凡而後一代之事可無

紕謬彝尊不敏麤舉大綱伏希閣下不遺葑菲之末而垂采焉示之體例俾秉筆者有典式譬諸大匠作室必先誨以規矩然後引繩運斤經營揆度崇庳修廣始可無失尺寸也矣惟閣下垂察幸甚幸甚

史館上總裁第二書

日者上書籤室以作史宜先示體例閣下不罪其戇瞯門相見有晬其容語以史館先務無妨盡言閣下之量可謂以虛受人矣彝尊嘿而不陳何以答閣下之慰

誨乃復破墨伸紙載布腹心冀與閣下埀采史館急務莫先聚書漢之陳農唐之李嘉祐明之歐陽佑黄盅危於憲吕復前代率命采書之官括圖籍於天下矧明史一代之典三百年之事迹詎可止據實録一書遂成信史也邪明之藏書玉牒寶訓貯皇史宬四方上於朝者貯文淵閣故事刑部恤刑行人奉使還必納書於庫以是各有書目而萬歴中輔臣諭大理寺副孫能傳中書舍人張萱等校理遺籍閣中故書十亡六七然地志具存

著於録者尚三千餘冊閣下試訪之所司請於
朝未必不可得又同館六十人類皆勤學洽聞之士必
能記憶所閲之書凡可資采獲者俾各疏所有掴載入
都儲於邸舍互相考索然後開列館中所未有文集奏
議圖經傳記以及碑銘志碣之屬編為一目或倣漢唐
明之遺使或牒京尹守道十四布政使司力為蒐集上
之史館其文其事皎然可尋於以采撰編次本末具備
成一代之完書不大愉快哉昔者元修宋遼金史表梢

列狀請搜訪遺書自實録正史而外襍編野紀可資證援參考者一一分疏其目具有條理語有之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閣下其留意焉

史館上總裁第三書

采書之議閣下既信鄙言行之將來史館不患無書考證矣獨是體例猶未見頒而同館諸君紛紛呈列傳槀於掌記館中供事遂相促迫且將閣下之命謂元史纂修不過六七月告成具槀宜速此則彝尊之所不識也

昔干寶勒晉紀先立凡例凡例既立然後紀傳表志相符貞觀撰晉書體例出於敬播於是李淳風于志寧等則授之以志孔穎達等則授之以紀傳治平撰通鑑先編叢目草卷草卷責之范夢得積至四丈截為一卷於是兩漢則授之劉攽三國六朝隋則授之劉恕唐五代十國則授之范祖禹以故事無闕漏而文不繁複是史家之遺法也司馬遷續其父談之書以為史記班固續其父彪之傳以為漢書李百藥續其父德林之紀傳以

為北齊書皆再世而就至姚思廉梁陳書曾鞏謂其歷三世傳父子數十歲而乃成隋書始於王劭次以顔師古次以魏徵等其十志成於高宗時歲月更久蓋史之難成如此若夫元史其先開局纂修一十六人其後續纂一十五人合計其成僅十三月爾其文蕪其體散其人重複既有蘇布特矣而又別出雪不台既有鄂勒哲圖矣而又別出鄂勒哲巴圖爾既有舒穆嚕額森矣而又別出舒穆嚕阿實克以及阿都齊呼喇珠兩人既附書於哈噶斯齊

都爾之傳矣而又為立傳至於作佛事則本紀必書游
皇城入之禮樂志旨乖謬之甚者以宋濂王禕一代之
名儒佐以汪克寛趙汸陳基胡翰貝瓊高啓王彝諸君
子之文學經術宜其陵軼前人顧反居諸史之下無他
迫於時日故也伏惟閣下幸勿萌欲速之念當以五年
為期亟止同館諸君勿遽呈稾先就館中所有羣書俾
纂修官條分而縷析瓜區而芋疇事各一門人各一冊
俟四方書至以類相從續之少者扶寸多者盈丈立為

草卷而後妙選館中之才運以文筆删削卷成一篇呈之閣下擇其善者用之或事有未信文有未工則閣下點定斯可以無憾矣不然朝呈一槀焉夕當更此呈一槀焉彼或異若築室於道聚訟於庭糠粃襍揉嵌罅分裂記述失序編次不倫閣下且不勝其勞雖欲速而汗青反無日也新唐書之成歷十有七年而紀表志傳書出兩手吳縝猶起而糾其繆況體例莫定草卷未編而以六十人之槀錯陳於左右其何以詮擇而會於一劉

知幾曰書彼竹帛事非容易閣下勿易視之幸少寛其期毋或如元史之牽率必攺圖焉倣貞觀治平之遺法而後可爾

史館上總裁第四書

伏承閣下委撰明文皇帝紀彛尊本之實録參之野紀削繁證謬屏誣善之辭擬藁三卷業上之史館矣昨睹同館所纂建文帝紀具書燕王來朝一事合之鄙藁書法相違彛尊愚闇匪敢露才揚己暴人之短惟是史當

取信百世詎可以無為有故敢述其所聞復上書於閤下明太祖之崩在洪武三十一年五月遺詔諸王各於本國哭臨不必赴京踰月而訃至燕燕王抵淮安敕令歸國斯太祖實録史臣曲筆謂用事者矯詔却還當在是年之秋也時方執周王橚廢為庶人是冬齊王榑有罪名入京留之燕王方慮禍及歸國恐後因簡壯士為護衛迨齊王之入燕且益懼焉肯以次年來朝身犯危地而且傲慢無禮由皇道入登陛不拜致監察御史曾

鳳韶戸部侍郎卓敬一劾王大不敬一請徙封南昌建文帝不報而燕世子及弟高煦適以三月至京師譬諸虎離其穴盡將虎子深入坎窞陷穽之中縛之一二獵夫力爾雖至愚者勿為而謂智慮絶人之燕王為之乎且燕世子之來在三月則是時燕王猶未反國野史稱文皇遣之來誰實遣之姜清秘史据南京錦衣衛百戸潘暄貼黄冊内載校尉潘安二十三日欽撥隨侍燕王還北平以為來朝之驗似若可徵然稽之實録靖難師

駐龍潭帝顧望鍾山愴然下淚諸將請曰禍難垂定何以悲為帝曰吾異日渡江即入京見吾親比為姦惡所禍不渡此江數年今至此吾親安在瞻仰孝陵是以悲爾然則太祖崩後燕王未嘗入朝可知已蓋革除年事多不足信即燕王來朝不足信者一也金川門之變實録稱建文帝闔宮自焚中使出其屍於火越七日備禮葬之遣官致祭輟朝三日野記則云松陽王景請以天子之禮葬文皇從之夫既葬以天子未有不為之置陵

守冢者而鍾山左右無之則備禮云者亦史臣欺人耳目馬爾矧孝陵溤葬文皇責建文以庶人之禮葬其祖又豈肯以天子禮葬建文乎不足信二也北京金山口景陵之北相傳有天下大師之塔謂是建文帝墳此尤無據彛尊甞登房山山隅有亂塔寺瘞僧骨不可數計繞山村落田中亦多僧塔或題司空或題司徒或題帝師國師蓋遼金元舊制則然所稱天下大師不足為異而乃誣為建文帝墓既云不封不樹矣其誰復立石為

表不足信三也從亡隨筆稱太祖預貯紅篋於奉先殿側四圍以鐵錮之鎖二亦灌以鐵汁程濟破之得三度牒濟為帝祝髮既扶帝出聚寶門矣不應復折而至神樂觀不足信四也致身錄帝至鬼門從者八人牛景先用鐵棒啓之而出考是日乙丑文皇一入金川門即分命諸將守京城及皇城鬼門非無人之境為景先者持鐵棒啓門守城將士豈無一人見者不足信五也建文帝既自焚方先生孝孺衰杖哭闕下語文皇曰成王安

在此事之所有也至文皇謂曰獨不顧九族邪答曰便
十族奈何因并其弟子友朋為一族戮之此則三家邨
夫子之謬矣歐陽夏侯尚書雖云九族者父族四母族
三妻族二而馬鄭俱云九族上自高祖下至玄孫九峯
蔡氏從之故世之言九族者名為九其實本宗一族爾
迨秦漢誅及三族則兼逮母妻之黨邨夫子不知九族
尚輕三族為最酷而造為是謬使文皇果用是刑無舍
母妻之族而遽株及於弟子友朋者且正學之友最莫

逆者無如宋仲珩王孟縕仲縉鄭叔度林公輔諸人故叔度之弟叔美叔端仲縉之子叔豊皆為及門高弟諸君惟仲縉先卒其餘當日咸不及於難緝其遺文以傳足以破野史之謬不足信六也實録文皇既入即收孝孺旋執泰子澄至闕同磔于市所牓姦黨二十五人鄭賜黄福尹昌隆在其列不聞伏法又靖難師起北平所司州縣官棄職遠避朱寧等二百一十九人亦未嘗悉誅獨大理少卿胡閏野史謂抄提男女二百一十七人

俱死外遣戍者又一百一十四人而奉天刑賞録載茅大芳妻死上命飼狗不應若是之酷不足信七也萬歴初以建文帝所遺三詩宣付史館竊疑是黠竄元之故臣憶庚申君之作若天命潛移四海心一語豈岀之帝口乎不足信八也鐵鉉二女没入教坊世傳七言二詩乃呉人范寛題老妓卷而作載皇明珠玉集中好事者巧為傅會不足信九也河西傭川中補鍋匠雪菴僧東湖樵夫潔其身隱其名姓据傳聞以書奚而不可乃憑

轉輪殿鼠嚙餘冊一一實之不足信十也文皇實錄載壬午歲七月命前工部尚書嚴震直戶部致仕尚書王鈍應天府尹薛正言分往山西山東陝西巡視俾奏利弊震直受詔至山西九月病卒于澤州公廨初不聞震直督餉山東為北兵縛置布囊夾以兩馬舁至京後使安南回滇遇建文帝慚憤吞金死也況震直之卒忠誠伯茹瑺撰神道碑可證吞金之事不足信十一也至若因楊行祥事而移之楊應能王元美辨之矣不足信十

二也因史仲彬之名而造為致身錄久而附益之或又有駁之者不足信十三也世之論者以革除靖難之事載諸實錄者皆曲筆無寧取之野史然實錄之失患在是非之不公然人物可稽歲月無舛後人不難論定至遜國諸書往往以黎丘之鬼眩人觀聽以虛為實以偽亂真其不滋惑焉者寡矣閣下宜辨去其惑曉然開諭同館毋相矛盾作史之貴乎有識者此也故因燕王來朝一事而兼及之惟閣下澄鑒不宣

史館上總裁第五書

昨過高齋值閣下他出閽者延客坐案有閣下手疏史目蓋體例初稾取而誦之有儒林傳又有道學傳閣下講明正學探洛閩之淵源欲為道學立傳固宜然彛尊竊以為不必也傳儒林者自司馬氏班氏以來史家循而不改逮宋王偁撰東都事畧更名儒學而以周張二程子入之元修宋史始以儒林道學析而為兩言經術者入之儒林言性理者别之為道學又以同乎洛閩者

進之道學異者置之儒林其意若以經術為麤而性理為密朱子為正學而楊陸為岐途默寓軒輊進退予奪之權比於春秋之義然六經者治世之大法致君堯舜之術不外是焉學者從而修明之傳心之要會極之理範圍曲成之道未嘗不備故儒林足以包道學道學不可以統儒林夫多文之謂儒特立之謂儒以道得民之謂儒區別古今之謂儒通天地人之謂儒儒之為義大矣非有遜讓於道學也且明之諸儒講洛閩之學者河

東薛文清公而外寥寥數人薛公立傳當在宰輔之列今取餘子標為道學上不足擬周程張朱下不敵儒林之盛則莫若合而為一於篇中詳叙源流所自覽者可以意得此彝尊前書所云體例不必沿襲者也狂簡之言不知所裁惟閣下審擇之

史館上總裁第六書

彝尊自入史館受閣下知已之言忘其檮昧屢奏記於三席顧念同館諸君授之以簡初無質難而獨一新進

聒聒於左右難乎免於躁人之譏然有不容已於言者敢再陳之國史者公天下之書也使有一毫私意梗避其間非信史矣明自萬歷間顧高諸君子講學東林書院士大夫嚮風景從主持清議久而漸成門戶不得其門入者分鑣而馳遷染之塗既殊相爭如水火當是時中立不倚者寡矣究之東林多君子而不皆君子異乎東林者亦不皆小人作史者當就一人立朝行已之初終本末定其是非別其白黑不可先存門戶於胸中而

以同異分邪正賢不肖也大抵小人之交無所不比而君子或有所不同方宋盛時晏殊為相范仲淹參知政事杜衍為樞密使韓琦富弼副之可云同心輔政者矣及趙元昊叛仲淹主調發弼不主調發衍是弼議殊是仲淹議若不相能者然既而退朝語笑無間唯其是非同異一出於公故能成慶歷之治東林之君子則不然一言之合則以為同道而信之終身一言之乖則斥為匪人懷惡而不復親比居田間者遥制朝柄而庠序之

士立文社應之轉相慕襲膠結而不可解異議者一發而不勝乃樹援以為敵久而假宦寺之權以禍君子未始不由君子之疾惡過激也使克如晏范杜韓諸老和而不同羣而不黨寧有是哉每見近時之論其人而東林也雖晚而從逆必為之曲解攻東林者殉國之難人所共知終以為偽執門戶以論人是非之不公其弊有不可勝道者已彝尊先曾祖太傅文恪公廉節自勵中立無黨以禮部左侍郎攝本部尚書事請册立東宮公

私疏凡七十上流傳者二十餘篇存之史館其言最切
直者劾鄭國泰大指謂明外戚不預政事册立匪國泰
所宜言當時貴妃親懿咸爲側目其後册立旨下儀注
皆先公預定出諸袖中且上言國朝册立東宫無謁謝
貴妃四拜之禮宣德嘉靖舊儀與今有别故實録特書
是年禮臣悉從裁革不敢援故事以請而郭文毅公遺
先公書以先公議禮疏誾誾侃侃百折不回比之中流
砥柱顧先公諸疏世或移置他人姓名若吳人文秉撰

先撥志始一書凡涉冊立事纎悉具録獨于先公劾國
泰暨裁革貴妃四拜禮皆削而不書無他以先公名不
入東林黨籍也秉為文肅公子文肅中天啓壬戌進士
第一人是年先公實主會試文肅固先公所取士也雖
淵源有自而秉一字不以假人其待中立者且然況與
東林樹敵者乎即此一家一事言之黨人之是非公乎
不公閣下可以審察矣彝尊非不知是言出必有唾其
面者然而國史天下之至公不得以一毫私意梗避其

間者也區區之誠以南董望閤下兾裁擇焉

史館上總裁第七書

明史成書莫難於萬歷之後稗官踳駁是非易以惑人至崇禎一朝無實録依據尤難措手日者閤下選同館六人先纂長編可謂得其要矣長編成於李燾其旨寧失於繁毋失於畧故國史官文書而外家録野紀靡不鉤索質驗旁互而參審焉無妨衆説並陳草創討論而會於一今則止據十七年邸報綴其月日是非何以明

同異何以別挂一而漏萬失彚之體例矣家録野紀雖
未足盡憑然亦當錯綜詮次而後是非不可揜本末具
見閣下奚不取諸史館四方所上之書凡涉崇禎朝事
俾纂修者一一穿聯之又是時朝中朋黨堅不可化封
疆將帥率以愛憎廢置而賢不肖無分焉若袁崇煥之
死錢龍錫之獲罪負天下之至冤而黨人恨不食其肉
非覩
太宗實録何由知計出於反閒乎葢以

本朝檔子合之崇禎邸報遠不相蒙是必兼聽並觀而後可審其功罪至於甲申寇難朝野相傳謂懿安皇后不死然

世祖實録大書元年五月葬明天啓皇后張氏於昌平州足以洗其冤矣他若莊烈愍皇帝之謚定自

本朝而野紀紛紜或書思宗烈皇帝或書毅宗烈皇帝或書威宗烈皇帝或書懷宗端皇帝宜以後定之謚大書簡端者也又甲申殉難諸臣俱經

錫諡應特書於傳後而內官從死者或云王之臣或云王之心或云王之僕其實則王承恩

章皇帝有諭祭文此明徵矣又莆田王公家彥以兵部右侍郎協理戎政亦死甲申之難見聞者無異辭乃順治九年

章皇帝軫念殉國諸臣

特命禮部錫諡易名二十五人而典禮者獨遺王公不與諡豈非闕典也與側聞順治二三年各省巡撫題報

崇禎閒死事諸臣方之野紀當得其實亦宜分年書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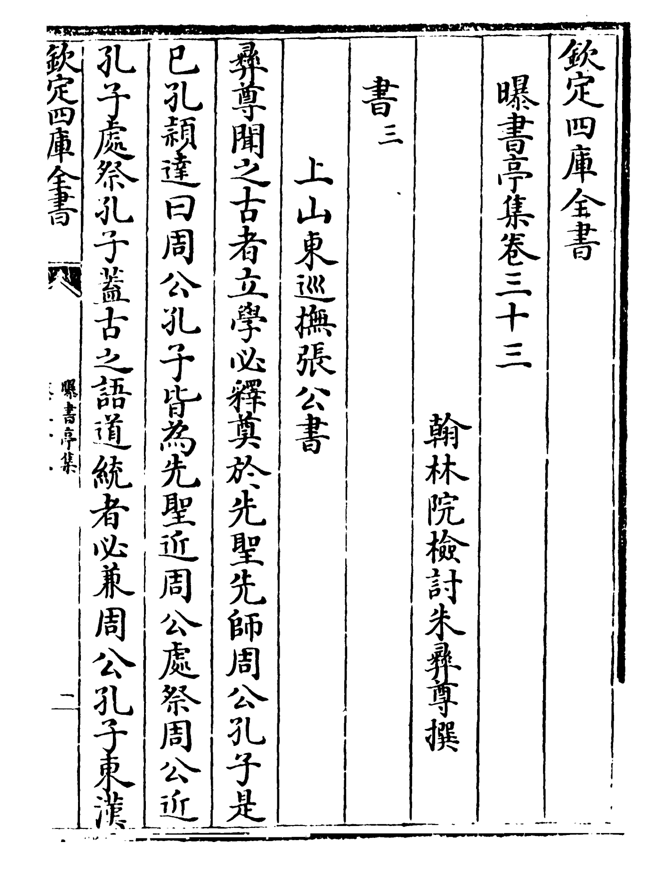
闕下奚不請於

朝暫假

文皇帝

章皇帝兩朝實録巫令史館監生謄一副本庶纂修者得以參詳同異而不失之偏此非小補也不然以宜書者不書是編出覽者將謂識大識小無一具焉可不深慮也哉

曝書亭集卷三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曝書亭集卷三十三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書三

上山東巡撫張公書

彝尊聞之古者立學必釋奠於先聖先師周公孔子是已孔穎達曰周公孔子皆為先聖近周公處祭周公近孔子處祭孔子蓋古之語道統者必兼周公孔子東漢

永平二年命辟雍郡縣學並祀周公孔子唐武德二年亦詔國子學並立周公孔子廟至永徽中以周公為先聖孔子為先師逮顯慶二年依羣臣議以周公配享武王始專祀孔子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謚孔子曰文宣王謚周公曰文憲王追崇之典並垂國史夫堯舜禹湯之道自周公傳之文武之德周公成之詩書禮樂易自周公制作而纘述之有周公繼往開來於前斯孔子集大成於後皆功在萬世者也孔子之裔自漢以後或為

大夫或為君或為侯或為公其支子為五經博士或知仙源曲阜縣事代有顯爵獨周公子孫唐髙祖雖博求其後究未爵以官祥符幸魯僅一表其門閭而已彛尊昔謁孔林望見周公有廟在曲阜縣治東北三里詢其子孫猶聚族而居葢自伯禽少子魚封于東野有田一成因以為氏其譜牒有東野志世次可考及伏謁廟下豐草不除檐棟悉壞惟垣牆尚蔽行路而已因言之巡撫劉公芳躅請立博士公即屬彛尊代為作奏將聞於

朝矣吏言前巡撫周公有德嘗請而不允劉公不為奪也會柯給事徘疏請以方孝孺從祀孔子之廡為部臣駁詰幕客以此沮公公乃不果彝尊至今有餘憾焉伏覩孔氏弟子顏曾仲孟皆立五經博士下至宋儒二程子朱子亦皆有博士世襲而先聖周公反不得下同於有宋諸儒於義有未安者茲遇翠華東巡褒崇先聖之日執事試以上請度無不允擇東野氏之宗子授以五經博士世襲其爵以奉祀

周公俾千載之下大書特書曰立周公後為五經博士自康熙二十三年始百王未行之典自執事請之
皇上允而行之豈非不朽盛事哉然專愚之見竊慮復有阻執事者曾經曰見義不為無勇也執事曩居言路知無不言天下之大勇無過執事故敢以是言進惟留意焉

是年昆田在張公廨中公得書即草奏置行笈中乘閒欲上而東野氏裔沛然迎
駕直前
天語甚溫公謂

殊恩宜出自

上遂焚其草男昆田謹識

與胡解元書

秋試得足下卷時文爾雅而不茍如是信足下能道古者比相見有恂其容有藹其言益喜心賞之不謬既退足下過僕熟客於塗告以僕對門下士不當呼凡又足下自稱門生而僕不應以是致疑僕過矣從乎俗也昔者孔子於其徒曰蔵曰由曰求曰雍曰回曰柴曰賜曰偃曰赤曰商曰須曰參曰師曰子曰棖皆直呼其名至孟

子則不然樂正子高子公都子萬章公孫丑陳代彭更
弟稱曰子孔孟相去僅百年爾而習俗之移人已若是
雖聖賢不得而反古也至若門生弟子之稱蓋有別矣
歐陽子曰受業者為弟子受業於弟子者為門人論語
為孔子而作所云門人皆受業於弟子者也顏淵死門
人厚葬之此顏子之弟子也子出門人問此曾子之弟
子也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為臣又門人不敬子路此子
路之弟子也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此子夏之弟子

也孟子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此子貢之弟子也孔子曰自吾得回門人日親回無繇之子本門人也而列為弟子此門人所以日親也孔子既卒門人疑所以服禮弟子之於師心喪三年無可疑也疑所以服者門人之服也東漢孔伷碑陰有門生復有弟子此門生弟子之別也僕年少日見師於弟子無稱兄者習俗之移人僅三十年事爾僕未嘗不慨歎其非而不能力行古之道甚慚於足下因次所聞聊以解嘲亦以見僕之匪

得已也

報徐敬可處士書

辱示春秋地名考采擇羣書援據精確嘗惜鄭樵之譜張洽之表徐得之之記未寓於目足下書成可以無憾矣以僕蒙滯安能有所是正惟於名公封國注從帝王世紀以為文王庶子鄙意不能無疑文王之昭一十六國富辰言之詳矣召公初不與其列穀梁傳謂周之分子譙周謂周之支族司馬遷但云與周同姓其於公旦

叔鮮叔度皆特書弟以別之孔頴達亦云召公必非文王之子獨皇甫謐異是既以召公為文王子乃欲并原豐為一頴達已斥其謬然則宜存皇甫之説而駁正之者也至足下謂燕初封未得薊以僕考之燕之始封本都於薊故班固曰薊故燕國召公所封逸齋詩補傳云薊後改為燕猶唐之為晉荆之為楚惟因記有封黄帝後于薊之文而史記既封帝堯之後于薊又封召公奭于燕燕之于薊若分二國於是張守節則云召公始封

在北平無終縣以燕山為名後漸强盛乃并薊徙居之王伯厚則疑黃帝之後封于薊者已絕成王乃更封召公于薊之二説者僕蓋疑之惟陸德明有云黃帝姓姬君奭其後觀於是而僕之疑始釋也蓋公既為周同姓則稱分子也可稱支族也可軒轅二十五宗堯之後亦黃帝之後於褒封先聖王之後則稱薊於封功臣謀士則稱燕以采邑言則稱召薊與北燕本一而已足下以為然乎否乎惟再示之

答胡司臬書

讀執事之文其辭閎以達其體變而不窮迺來教慺慺抑何其語之謙也古文之學不講久矣近時欲以此自鳴者或摹倣司馬氏之形模或拾歐陽子之餘唾或局守歸熙甫之緒論未得古人之百一輒高自位置標榜以為大家然終不足以眩天下之目而塞其口集成而詆諆隨之矣僕之於文不先立格惟抒巳之所欲言辭苟足以達而止恒自笑曰平生無大過人處惟詩詞不

入名家文不入大家庶幾可以傳於後耳雖然僕之為此非名是務也實也其於文也非作偽也誠也來教謂法乎秦漢不失為唐法乎唐不失為宋於理誠然若僕之所見秦漢唐宋雖代有升降要文之流委而非其源也顏之推曰文章者原出五經而柳子厚論文亦曰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恒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王禹偁曰為文而舍六經又何法焉李塗曰經雖非為作文設而千萬代

文章從是出是則六經者文之源也足以盡天下之情之辭之政之心不入於虛偽而歸於有用執事誠欲以古文名家則取法者莫若經焉爾矣經之為教不一六藝異科衆說之郛大道之管得其機神而闡明之則為秦為漢為六朝為唐宋為元明靡所不有亦靡所不合此謂取之左右而逢其原也至於體製必極其潔於題必擇其正每見南宋而後士人文集往往多頌德政上壽之言覽之令人作惡此固執事之所不屑為而僕恐

有𨴐執事為之者冀執事力為淘汰斯谷園之編足以不朽矣

答閻徵君書

曩在都亭與足下遇卒然問僕以闕里之名所始僕無以對也蓋不自知汗之流於背矣兹得手緘以四書釋地一編見寄發函讀之其詮石門謂魯城七門次南第二門者是抑何詳且核也繼以闕里一條謂始於魯恭王宮有雙闕故名僕竊疑之記亡友顧寧人撰肇域志

引史記魯世家煬公築茅闕門之文足下證以春秋雉門兩觀外朝之地士庶所不敢居遂指寧人之誤足下之持論斷斷不可奪矣僕考之世本煬公徙魯又考之竹書煬公築茅闕門實康王二十一年之事自煬公至定哀五百歲矣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事爾御廪災矣西宫新宫桓宫僖宫亦災矣雉門兩觀災而復作矣中城西郛城之者再矣鮮有久而不毀者獨茅闕門之作歴五百歲不改且闕以茅名其取材也未必固其為地也

未必容邇公宮雉門兩觀未必即其遺址竊疑魯之春秋內事必書其不見於經傳者由其歲久遠而廢置故也然闕雖廢而里則以為名故孔子得居之論語闕黨劉向新序謂是孔子所居越絶書本事篇曰聖人教授六藝刪定五經七十二子養徒三千講習學問魯之闕門是則由寧人所引推之亦未為誤矣夫煬公恭王先後並有闕門名里之始則不能臆定足下之書與寧人肇域志可兩存而引伸其義未可因朱子於今本家語

刪去闕里字遂執古之家語不得有闕里字也傳有之矣審問之明辨之僕非敢與足下辨也夫亦審問之足下而已惟鑒察

小司馬索隱以茅為苐字之譌竊謂作如字讀亦未害於義也自識

答蕭山毛檢討書

日者王百朋秀才過梅會里語及書今古文本末既行慮答之未晰乃遺以書中及魏博士高堂隆所稱曰若

稽古帝舜曰重華建皇授政改朔一十五字證重華以上九字不始於大航頭鄙見思移此文置在璿璣玉衡之前為舜典之首然不敢自信即屬秀才質之左右隨接足下書疊疊數百言援孟子史記前後漢晉書謂堯典當至四海遏密八音而止自此而下則為舜典足下之言是也僕已悔前言之失矣來書亦云姚方興本二十八字不始於大航頭弟謂魏王肅注古文尚書晉范甯注古文舜典俱有其文則僕以為不然當梅賾奏上

孔傳時亡舜典一篇購不能得乃取王肅注今文堯典從慎徽五典以下分為舜典篇以續之其後范甯為今文集注俗閒或取舜典篇以續孔氏故正義曰舜典亡失甯為解時已不得焉又曰多用王范之注補之而皆以慎徽已下為舜典之初其云補以王范之注者蓋言慎徽已下之注也是時方興之書未上此二十八字王范安得有其文而注之矧王范所注本皆今文也乎足下据釋文序錄信二十八字出之王注然陸氏言方興

所上止十二字其餘一十六字乃曰或此下更有云云凡二十八字異聊出之於王注無施也其辭若有深疑焉使濬深哲知等訓果出之王注則亦何必施以聊字及無施也字足下截而取之恐非釋文致疑之初義矣陸氏序録於書傳以孔氏為正惟舜典一篇用王肅本二十八字之訓無一録者明非肅注也然則今學官所頒大航頭二十八字注者為誰吾意開皇後得方興本爰取其所造孔傳實之其餘仍用肅注想當然矣由今

論之百篇之序原有舜典自不必復濟南生之舊當如足下之說以月正元日為舜典之初與其冠以方輿之文不若取信高堂隆之議蓋方輿采馬王之注造孔傳近於有心作偽而濬哲已下方興不以奏上殆未必盡出其書故檮昧之見擬以隆一十五字冠之篇首雖建皇二字無證文而月正元日改朔之義存馬詢於四岳以下則授政之大端也敢再質於講席僕見近時攻古文尚書者不一足下力為孔傳辯冤愛惜古人已至若

因梅賾之寃而并欲白方興之寃則天下皆寃民而辯之不勝其辯矣僕非好為難駮也朋友相規於分則爾昔者陳君舉嘗撰毛詩解詁以朱元晦集傳去序為非元晦移書求其説荅云公近與陸子靜辯無極矣又與陳同甫爭論王霸矣某未敢注詩不過為門弟子講説今已毀棄之葢不欲滋其辯耳或謂君舉善全朋友之道然責善之義謂何足下行年八十矣僕今亦七十有四舉一時尚刀錐鹽豰紛爭子毋之利而頽然二老翁

獨以經義相考證即鄙言未合度足下必一笑置之斷不效朱陸之嚚嚚聚訟也

寄禮部韓尚書書

行宫側獲侍屨絇先生把袂慇懃索彛尊著作彛尊自知擣昧老而阨窮兼又喪子無以遣日見近日譚經者局守一家之言先儒遺編失傳者十九因倣鄱陽馬氏經籍考而推廣之自周迄今各疏其大略微言雖絶大義間存編成經義考三百卷分存佚闕未見四門於十

四經外附以逸經毖緯擬經家學承師宣講立學刊石書壁鏤板著録而以通説終焉易書二經已經刊就餘以乏力中輟近又輯明詩綜百卷亦就其半此外歐陽子五代史注瀛洲道古録雖草創而未成也所撰詩古文義取辭足以達未嘗有模範於胸中而後下筆聊以自娱而已是以海内月旦凡名家大家要不得與其列乃先生當代宗匠忽焉賞及之此昔人所云得一人知已可以無憾者也緣已刻未刻藁未免太多慮不足以

傳遠尚須削繁剔繆存其十五然後繕錄上呈記室當以秋冬為期泰山孤生之竹嶧陽半死之桐一遇賞音安思千古惟先生是賴矣儻賜以大序感德不朽無錫朱襄賛皇曩在都下見其集唐三十律歎為工絶今歲入霍山纂易韋一編見示其立說皆本漢以前書不墮陳圖南邵尭夫窠臼聞先生近注易賛皇適入都謹令其叩講席歸沐之暇試進而討論其言頗娓娓可聽也不宣

答刑部王尚書論明詩書

兩誦來書論及明詩之流派發蒙振滯總時運之盛衰備風雅之正變語語解頤至云選家通病往往嚴於古人而寛於近世詳於東南而畧於西北輒當紳書韋佩力矯其弊惟是自淮以北私集之流傳江左者久而日希賴中立王孫之海岳靈秀集李伯承少卿之明雋趙微生副使之梁園風雅專録北音然統計之北祇十三而南有十七終莫得而均也明自萬歴後作者散而無紀

後之選者不加審擇甄綜寥寥當嘉靖七子後朝野附和萬古同聲隆慶鉅公稍變而歸於和雅定陵初禩北有于無垢馮用韞于念東公孝與暨李本先生南有歐楨伯黎惟敬李伯遠區用孺徐惟和鄭允升歸季思謝在杭曹能始是皆大雅不羣即先文恪公不以詩名而諸體悉合竊謂正嘉而後於斯為盛又若高景逸之恬雅大類柴桑且人倫規矩乃選者槩為抹殺止推松圓一老似非公論矣故彛尊於公安竟陵之前詮次稍詳

意在補當時選本之闕漏若啓禎死事諸臣復社文章之士亦當力為表揚之非寛於近代也鄭便奉報摭言吳越備史玉壺清話三書附上諸嗣宣不備

與佟太守書

伏聞執事下車首崇學校將有事于釋奠先期演習樂舞生敎以執籥秉翟及上丁躬率校官弟子頖宮行禮有秩其序有肅其容鄉之父老謂五十年來所未覩僕偶滯吳下未克預觀其盛至于鳩工修治自當為邦人

倡雖窶且貧不敢辭也竊念學有鄉賢祠本乎鄉先生沒而祭社之典兹傾圮已久及今不葺將化汙萊祠中主漸剥蝕理宜更作僕考之載記有謂惟天子諸侯有主卿大夫無主則許叔重鄭康成也有謂禮埋重則立主士大夫有重亦宜立主經傳未見大夫士無主之義則徐邈及清河王懌也主之制雖不載于經然衛次仲言右主八寸左主七寸廣厚三寸何休言主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有二寸諸侯長一尺漢舊儀言

帝主長九寸后主長七寸杜佑通典述晉太康故事帝主尺二寸后主一尺蔡謨言今代祠版乃禮之廟主安昌公荀勗祠制神版皆正長尺二寸博四寸五分厚五分雖諸家之說長短不齊要之帝后之尊莫有過尺二寸者涑水司馬氏伊川程氏定為主式作主以栗趺四寸以象四時高尺二寸以象十二月身博三十分象月之日厚十二分象日之辰今之法式大率準此乃適者入祠多係封君贈公其子孫富貴利達不循舊章取材

舍栗以喬木為之高或三五尺餘塗以金泥巍然坐先正之上非禮已甚度新鬼有所不安神其妥于是乎伏惟執事既事修葺宜集其子姓諭以尺度之不可違令彼更造與先民一式斯禮行于鄉不僭不濫祭社之典可永無憾矣希執事埀聽焉

寄查德尹編修書

比得書知校勘全唐詩業已開局近聞足下先取杜少陵作審其字義異同去箋釋之紛綸而歸于一是甚善

然有道馬蒙竊聞諸昔者吾友富平李天生之論矣少陵自詡晚節漸於詩律細曷言乎細凡五七言近體唐賢落韻共一紐者不連用夫人而然至於一三五七句用仄字上去入三聲少陵必隔别用之莫有疊出者他人不爾也蒙聞是言尚未深信退與李十九武曾共宿京師逆旅挑燈擁被互誦少陵七律中惟八首與天生所言不符其一鄭駙馬宅宴洞中云主家隂洞細煙霧留客夏簟青琅玕春酒杯濃琥珀薄氷漿盌碧瑪瑙

寒誤疑茅堂過江麓入已入風磴霾雲端自是秦樓壓
鄭谷入時聞襍佩聲珊珊疊用三入聲字其一江村云
清江一曲抱村流長夏江村事事幽自去自來梁上燕
相親相近水中鷗老妻畫紙為棊局入稚子敲針作釣
鉤多病所須惟藥物入微軀此外復何求疊用二入聲
字其一秋興云昆明池水漢時功武帝旌旗在眼中織
女機絲虛夜月入石鯨鱗甲動秋風波漂菰米沉雲黑
入露冷蓮房墜粉紅關塞極天惟鳥道江湖滿地一漁

翁疊用二入聲字其一江上值水云為人性癖躭佳句去語不驚人死不休老去詩篇渾漫興去春來花鳥莫深愁新添水檻供垂釣去故著浮查替入舟焉得思如陶謝手令渠述作與同游疊用三去聲字其一題鄭縣亭子云鄭縣亭子澗之濱戶牖憑高發興新雲斷岳蓮臨大路去天晴宮柳暗長春巢邊野雀羣欺燕去花底山蜂遠趁人更欲題詩滿青竹晚來幽獨轉傷神疊用二去聲字其一至日遣興云去歲茲辰奉御牀五更三

點入鵶行欲知趨走傷心地去正想氤氲滿眼香無路從容陪語笑去有時顛倒著衣裳何人錯憶窮愁日愁日愁隨一線長疊用二去聲字其一卜居云浣花流水水西頭主人為卜林塘幽已知出郭少塵事去更有澄江銷客愁無數蜻蜓齊上下去一雙鸂鶒對沈浮東行萬里堪乘興去須向山陰入小舟疊用三去聲字其一秋盡云秋盡東行且未迴茅齋近在少城隈籬邊老却陶潛菊入江上徒逢袁紹杯雪嶺獨看西日落入劒門

猶阻北人來不辭萬里長為客入懷抱何時得好開疊用三入聲字此八詩者識於懷不忘久而覩宋元舊雕本暨文苑英華證之則過江麓作出江底江不當言麓作底良是多病句作賴有故人分祿米夜月作月夜漫興作漫與大路作大道語笑作笑語上下作下上西日落作西日下合之天生所云八詩無一犯者由是推之七月六日苦炎熱下文第三句不應用蠍字作苦炎蒸者是也謝安不倦登臨賞下文第七句不應用府字作

登臨貴者是也循此說以勸五言雖長律百韻諸本字義之興可審擇而正之第恐聞之時人必有訕其無關重輕者然此義昔賢所未發出天生之獨見善不可沒也足下能聽信否乎

曝書亭集卷三十三